

母親

我们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梁晓声 / 主编

作家出版社

母親

(下)

我们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梁晓声 /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伟大的母亲 / 冯立三、梁晓声 主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063-6907-7

I. ①我… II. ①冯…②梁…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024号

我们伟大的母亲

主 编: 冯立三 梁晓声

责任编辑: 罗静文

助理编辑: 陈颖琦 魏 硕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200千

印 张: 72.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07-7

定价(上下册): 9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下册)

第三辑

母爱	石 英 / 3
芳草萋萋	刘锡诚 / 10
致九十九岁的慈母	张守仁 / 17
大爱无边	舒 乙 / 25
刻骨铭心慈母恩	缪俊杰 / 29
母爱：天地间最圣洁的感情	叶廷芳 / 38
母亲的针线活	何西来 / 45
多年以前	雷 达 / 55
泪与火的怀念	张同吾 / 63
沉重的负债	王巨才 / 74
母亲的童谣	忽培元 / 79
慈母圣歌	贺茂之 / 83
母亲的歌	张曰凯 / 93
母亲	特·赛音巴雅尔 / 96
描绘我母亲	田珍颖 / 99
游子梦	韩瑞亭 / 114
母亲安卧在高坡上	郑荣来 / 123
哀哀母氏，生我劬劳	王学泰 / 135
刚刚黎明，她就走了	胡玉龙 / 151
为百岁母亲送行	李 祺 / 160
母亲为我铲雪路，我为母亲骑三轮	梅 斌 / 168

怀念母亲	韩作荣 / 179
母亲：为了下一代的前途和自己内心的尊严	叶延滨 / 186
母亲与鲜花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 197
生命中的绿萝	葛笑政 / 200
比我年轻的母亲	于青 / 205
母亲留给三峡的歌	叶梅 / 212
“堡垒户”的女儿	冯艺 / 219
母亲的温度	李爱社 / 227
祝福母亲	张郁强 / 236
苍茫深处	岳建一 / 258
母亲是杨家人	章德宁 / 278
母仪永在	李炳银 / 294
我家有个小黄盆	肖立军 / 303
待到霜花融化时	朱竞 / 306
伴着愧疚的思念	单三娅 / 316
清明，我给母亲上坟	苏丽萍 / 323
平凡中的伟大	张鉴娥 / 336
伟大的饲养员	季红真 / 346
一九六二：不一样的人和鼠	冯秋子 / 356
母亲百年	何志云 / 374
写给母亲的几封无法投递的信	金涛 / 382
我愿用生命中所有的时光换母亲不老	王慧艳 / 395
我妈刘雯	吴滨 / 403
埋藏心底的记忆	朱铁志 / 407
母亲并未远行	沈卫星 / 410
对大树与沃土的感恩	孙丽华 / 423
在老山战场上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王惠明 / 430
母亲与那段岁月	毛素珍 / 436
母亲在菏泽	王玮 / 447
我的孤独的母亲	高迟 / 456

母亲的眼睛	魏 平 / 467
母亲	王夏子 / 471
母亲的手艺	舒晋瑜 / 476
挺立在唐山地震废墟上的坚强母亲	芳 华 / 479
父母老去	彭 程 / 492
母爱无边	马新朝 / 501
我的母亲	孔祥敬 / 508

第四辑

纺车	张拓燕(台湾) / 515
母亲, 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叶维廉(台湾) / 518
清明雨	黄河浪(香港) / 522
母与子	慕 翼(香港) / 525
我不会踣跌异乡路	黄春安(菲律宾) / 527
我的脸好疼哦	刘培芳(新加坡) / 530
家书	邢济众(新加坡) / 532
亲情	于梨华(美国) / 534
被妈妈“遗弃”了	董鼎山(美国) / 536

第五辑

父亲诗中的母亲	袁 鹰 / 543
母亲的酒	李国文 / 551
我的伟大的母亲	冯立三 / 554
母亲播种过什么?	梁晓声 / 563
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后记)	冯立三 / 567

第三辑

母爱

石英

人说，母亲和故乡是联系在一起的。母亲的爱和故乡的大地一样醇厚。我自信是一个挚爱故乡和母亲的儿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离家六年之后才回乡探望。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初秋，我在县城下了汽车后，天色已晚，只好踏着三十里月光路往村子走去。我的心情是急切的。可是当我登上一道山坎，多少往事在我脑海云集：忘不了一九四七年的深秋，蒋军为做垂死挣扎，窜进了我们一直是老解放区的家园。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条：干！用刺刀和子弹去讨还这笔永远也算不清的血债。

在一个初雪乍停的黄昏，母亲给我打好了背包（就是我肩上背的这条印花被），匆匆地烙了几个烧饼，给我塞在夹袄的衣袋里，叮咛道：“到深山那边去找咱们的人吧。”我当时也没有顾上说什么，只是沉重地点点头，就背起背包，踏上南山大路。那天夜里却没有皎洁的月光，但当我回过头来示意叫母亲回去的一刹那，我发现她那热切期待的双眸是闪着光亮的。借着地上雪光的反照，我仿佛觉得她鬓边散乱的银丝在晚风中战栗，两只站得不稳实的脚欲进又退……我不忍再看，强制着自己扭头往前，但又似觉眼眶一阵潮热，我不知自己是不是流泪了。迎面凉风扑来，使我头脑清醒，便加快了脚步。

六年后，我又沿路返回我的村庄，山村的夜就变得通体透明了。我禁不住深深吸了一口田野的风。这一口啊，仿佛把我对山乡全部的爱都吸进了肺腑。

我走近了家门，轻轻一推，院门没有关，是虚掩着的。我径直奔到窗前，透过薄薄的窗纸，听到了母亲的鼾声，我轻轻弹着窗棂。她警醒过来，安详地问了声：“谁？”“妈，是我。”她一面喜不自禁地答应着“哎！哎！等等！等等！”一面起床。我耳边听到窸窣窸窣的声音，显然她在黑影里摸索着什么。“噌”地擦着火柴，但没擦亮，火柴梗断了，又擦着一根……一连擦着三根火柴，才燃亮了油灯。她挑了

挑灯芯，整个窗户都染成了金色。透过窗户角上的一小片玻璃，我看见了母亲的满头银丝在闪过，我顿时想起当年她送我出门时那个阴冷的黄昏……

我正想着，母亲已迎了出来，两只手忽而要端水给我喝，忽而又给我拍打着身上的土，然后又问长问短的：“这趟回来，你带回什么好东西给我？”

说实在的，我听到母亲的话时心里是怔了一下，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不会向任何人主动要这要那的，我也没想到要带什么回来。对了！我忽然灵机一动，便从提兜的底层，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几个小纸包，这是我从远方弄来的蔬菜良种，有“香筒”白菜，有“翡翠绿”萝卜，有“一串铃”南瓜，还有……于是我像献宝似的向母亲述说这些良种的优越性，虽然也还没有十分把握断定老人是不是就会满意。

“不错。”母亲点了点头，嘴边也微露笑意，说道，“明儿你把它交给东邻你老梁叔，现时他在咱村里管生产，一个种晚萝卜菜什么的赶巧还来得及呢。”

我略觉心安，心想这时可该休息了。谁知母亲又问我一句：“你六年才回来这一趟，就带这么点东西？”

我乍一听，确有点感到诧异了，我端详她，老人满头银丝，脸上网状的皱纹都能唤起庄严的回忆。过去的岁月中，曾有过多少惊风暴雨、夜雾沉沉的日子，难道在今天，正需要她向晚辈历述斗争道路的艰辛并付重托的时候，她的目光会变得狭小起来？……在这一刹那间，她见我默然不语，便提醒我：“我是说，那年你离家的时候，可从家里带过什么东西没有？”

“带过什么东西？”……哦，当然带过！我禁不住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我简直是昏了脑袋，竟想母亲是要我从大城市买来什么好吃好穿的东西！而经她一点，我恍然明白她的所指，于是我抢到炕边，打开背包外面裹着的油布，露出那条蓝边白花的印花被：“妈，我带回来了，您看——”

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意，她用手铺展着、抚摸着，一面嗫嚅着说：“是它，不错，是它……”

正是它！六年前的那个傍晚，母亲从炕上拉下这条被子，亲手打成背包，我背着这个背包走进了革命队伍。那时因为敌人封锁，环境极其艰苦，没有发新被子，我就盖着这条“老百姓被子”转战南北。在它身上，渗透着全部母爱和阶级的瞩望。它可以说是一个不应磨灭的见证。

母亲细细地察看着这条被子，被角上有几个穿透的小窟窿，被里上补了块黄补丁。虽然每个针脚儿很粗，却很结实。这一切都在向母亲叙述着它们的经历，用不着我解释什么了。母亲一边铺着被一边十分舒心地说：“你呀，你还真没扔掉它呢。其实，这样的被子顶抗冷呢。”

我离家前，母亲问我：“印花被你还带走吗？”我不假思索地说：“要带走。只把棉花留给您。我看您的被子太薄，把我这棉花也加上吧。要不，这么大岁数冬天哪儿扛得住。”

母亲用衣服的襟角擦着激动的泪水，说：“我知道，你是想留个纪念。等下一趟你再来，我预备一件好物件叫你带着，有两样，更忘不了呢。”

然而，当我二次回乡探亲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母亲把家里少许值钱的东西都变卖换大萝卜吃，哪里还有余力，给我买什么稀罕物件。但就是这样，她也拖着浮肿的身子为我拆洗了一次印花被。再过了几年就是十年浩劫开始，我在“逃难”中曾两次往返大城市和故乡，虽尽量轻装，也不忘带着这条印花被。这时，母亲头顶上只有寥寥数根银丝，但还是那么倔强地挣扎着为我拆洗。当她两手在搓板上搓洗时，我见她头上的银丝随着手臂的晃动而飘飞……

母亲如今已是八十六岁高龄，虽说不上“健”，但还“在”。她过不惯大城市生活，只要能动弹，更愿守土守家。我因工作繁忙，也难以经常回乡。因此，眼前这条洗得灰白的印花被在我心目中就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心中联结母亲和故乡的纽带。我想，母亲已是风烛残年，不需讳言，很可能殁于旦夕之间，到那以后，我更不可能常回故乡。那么，还有什么能唤起我对故乡和母亲深切的记忆？只有这极为朴素的印花被作为永恒的纪念。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它，因为别的东西没有它这样独特的、令人难忘的经历。

人的心灵中不能没有美好的崇高的感情，对母亲对故乡以至对祖国的爱也当属于这种感情吧。何况这当中还有着值得自豪的因素。正如信仰，它也应许多具体美好的东西的总和。心目中有了一种美好的东西，精神上才是富有的，生活起来也具有真正自觉的意义和力量！

一九八一年

母爱续篇

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当我和我母亲最后一面告别时，没有握一握她那粗糙的、骨节突出的老手。

我不想仅仅忆及纯属母子之间的个人之情，因为那是凡为人者几乎共有的，仅与时代、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那些事，也够我铭心刻骨、尺幅难书的了。

十年浩劫中，我因遭受“四人帮”爪牙的残酷迫害，有长达数月之久漂流在外，不仅要提防奸徒的追踪残害，还要忍受囊空如洗饥寒交迫之苦。我第一次辗转回到老家，母亲得知我如此困顿，便不声不响地去破烂市卖掉了她的“送老”衣物和拆旧房子时剩下的木头，折腾出上百元钱给我充当路费和食宿。我自十几岁参军离家，并没有在老母膝下尽孝足月，而母亲却在此非常关头下救我一命，我怎能不由衷地感念母爱的博大与无私啊。

当我二番颠沛返回老家时，一些别的亲人或则出于不理解，或则出于厌倦，不同程度地显出疏淡和冷落，而母亲反而更表现出疼爱之情。我为了不空废时光，也为磨砺意志以寄情于明天，日夜都在赶写长篇小说初稿。白天，母亲是不能陪我的，她要忙着做饭、洗衣服，打扫庭院，没有一刻稍闲；但在晚间，当姐姐、姐夫和外甥们在别的屋里睡下之后，她老人家盘腿坐在铺好的被褥上，两手压在自己的腿下，安详地注视着我写书的动作，并不昏花的老眼流露出似感神秘又颇欣慰的光，但从不说一句话。我知道，她非常懂得写东西时需要心神贯注，不愿打搅我，只是有时她从扫炕笤帚上掐下一根草棍儿，拨挑一下灯头，让灯火燃得亮一点。这时，油花毕剥一声脆响，衬托得夜更深也更静了。

母亲的陪伴，母亲的抚慰，使我暂时摆脱了当时刀光剑影的威逼，而能获得心神的凝聚，使写作达到了可观的进度。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二次离家前夕，她反复叮咛我：“你这回出去，我估摸着八成要落在他们手里，我一半担心被他们打死，另一半又怕你扛不住说了熊话，那可不行。你自己琢磨着点，一定不要丢了咱们的志气；要不，他们打坏了咱还要笑话咱，久后叫外人知道了，也要说咱们没骨气！”我谨记在心。

离家的那天下午，天降大雪，雪片儿有银元大小，落在地上却只有无声的苦

涩。其他亲人们因为“忙”，都没有送我，只有老母送我到村头临时停车点。车无准时，只有苦等。她老人家拿一条有破洞的栗色围巾包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子，两脚交替地踏着地上越积越厚的雪，没有说话。我仿佛也能听到她的心音。这情景，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当年她送我参军时的一幕，真是一种巧合，那时也下着雪，但心境却有很大的不同：我那时也抱有赴死的精神，但那是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死而殊荣；这时出去，也有很大可能遇害致死，但这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母亲，你总为我担这么重的心思，我怎能安然啊！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抚慰吗？自知是无力的；向她说些表态式的言语？也不必要，她是信得过自己的儿子的。

终于，在茫茫雪野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渐渐扩大了。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里，一半是希冀，一半是沉郁，她知道：汽车的到来，儿子可以走了，但同时……

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再看外面的母亲，她的影像只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执著地想再看她一眼，车已无情地开动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多年来，我不知有多少次与母亲相别，但哪一次也没有这般伤痛，也不知母亲此刻哭了没有。

我不敢想以后还能否重新相见。

果然，我到外边以后就被江青爪牙们关押，与母亲和其他亲人们音信断绝，我只知自己每日每时身受非人的折磨，却不知母亲她们生活得如何，但心焦如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尽量不去多想，直至一年半之后，转移到干校实行“群众专政”，干活时才有一个当时处于半自由状态的难友偷偷告诉我：母亲和姐姐在我被关押两个月后，就曾来看过我……

又过了半年，解除专政以后，才有更多的人向我转述母亲来这里时还曾与江青爪牙们进行过交涉和斗争：

“我儿子从小就跟定了共产党，他怎么能像你们说的那样反党？我死也不信？”

“栽赃害人有罪！”

“我非看看我的儿子不可！要不，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结果，她被暴徒们推上了公共汽车。

我听着同志们的讲述，如同亲眼见到了母亲当时那凛然不屈的姿态。她正是这样的——

她不是女英雄，但在解放前，面对恶霸土豪的欺凌，她竟敢跳起小脚，不要命地与恶人对骂；而幸运地没有被害死。

她没有子弟兵妈妈戎冠秀那样的名气，但在战争年代里，她确实也一次次地为部队战士做饭做鞋，疼爱之情胜对亲生骨肉。

她名不见经传，但她确实又不惮辛劳，承担了全家最重的负荷，为子女读书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又把他们一一送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然，她如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也有明显的缺点：她性格暴烈，常跟老伴争吵。我小时候她打我打得很厉害。我上学时因为爱画解放战争形势图耽误了打水拾草，有一次她在气头上，竟撕毁了我耗费许多心血制作的画图，投进灶底的烈火中。此事让我伤心地哭了半天。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母亲说得完美无缺，我只是想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通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年来，我大体每年都能和母亲见一次面，但时间却很短促。她晚年的最后阶段生活得不大愉快。由于年事更高，她逐渐丧失了干活的能力，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越来越低了。我本来要把她接到外边来住，她又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试验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她失去了原来的活动能力，却仍然十分要强，这便与寄居处的女儿女婿发生了矛盾。由于轻信娘家侄儿，结果被诓去了房产，精神上更受到了沉重打击。本是相当健朗的身体很快衰败下来。

去年春天，她托人写信给我，一定要我回去看看，因为她想我想得厉害。我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但还是挤空儿回去了几天。我与母亲第一面，便不禁大为骇异：母亲变样了，瘦了，更确切地说是枯萎了。事实上，她已不能走动，但还是自己冒雪在院里抱草烧炕，拿自己的拐杖，使劲往炕里头捅，因为我是睡在里头的。等我躺下之后，她还关心地问我：“热不热？”生怕我冻着了。我回答她：“挺暖和的。”她才躺下来，可能是因为难受，又挣扎着坐起来，趴在被上，一夜呻吟不止。有天晚上，她“起夜”，在外室，好长时间不回来。我醒来了，很不放心，下地一看，原来她坐在罐子上起不来了。我扶她起来，她颤动着身子，手电筒插在棉裤腰里，还亮着……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就是我的那个富于生命活力的母亲？这就是我的那个心高要强从不想带累别人的母亲？……三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刻，当母亲为我和姐姐远程走读，起大早在灶间余火里烤玉米饼子时，她是那样的健壮，如今……我痛楚

地感到，当母亲需要子女全力照顾时，我和姐姐们远远难及母亲给予我们的那么多，那么深挚。

我那回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在家久待。在一个下午，我等县里的车子来接我，却没想到那么快，不知怎么，越是不想离开母亲，越是懵懵懂懂地上了车。本来，姐姐姐夫们因为考虑到母亲腿脚不便，不要她出门送了，但她还是争着要送。她由人搀扶着抢出门口，最后一面时，我见她两眼昏眊地注视着车子。我从车窗口注视着她紧紧抓着拐杖的老手，想跳出车子，握一下她的手，告慰她：“我过年的时候还回来看你。”一犹豫，车子开动了。天下着稀疏的雪花儿，糊里糊涂地回到县城招待所；在那里，总觉得有一件憾事，想再折转走回去，又犹豫了，觉得过几个月再回来还能再见，谁知……

我痛悔自己的犹豫，造成的终生遗憾是无法补偿的，也是我自作自受。我由此看到了自己与母亲对我相比的差距。

但我还是要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自己的生身母，也是为一切无私而崇高的母爱谱一曲心底的歌，特别是给那些为过去的革命事业竭尽心力但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立一块朴素的石碑。

一九八五年

《母爱》及《母爱续篇》同获二〇一一年江苏淮阴“漂母杯”散文荣誉奖

芳草萋萋

刘锡诚

在华夏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一种被称作“冢子”的高地。《说文》有言：“冢，高坟也。”《诗·大雅·绵》：“乃立冢土。”先父母的坟茔，就坐落在俺村西南坡的“冢子”上。那块高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被称作“冢子”，想必是古代有什么显赫的人物埋葬在这里。尽管地表的黄土层里掺杂着一种白色的小碎石头，村民们并不指望这块不毛之地能打多少粮食，然而它却雄视着东方，迎接着日出，既无水患之虞，又具显赫之势，无怪乎有些有识见的人家，也在这里选为列祖列宗的坟茔墓地。听说，前些年，刘氏先祖的黄村茔地及其碑林和林园，已在开发区运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稍后，俺村刘氏的祖茔，也在地方政府的“平坟令”中未能幸免。母亲逝世时，在哪里入土便成了问题。家人们不得不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为新逝的母亲另觅新址，把她老人家的安葬之地，选在了这个无主的冢子上。

退休以后，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第二年的清明，便和老伴儿一起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给父母上坟，与在九泉之下的亲人重温远去了的岁月。当我来到冢子的边上，但见一座圆形的土包坟堆，迎着清明的东风兀立在荒野里，几株松柏、柳树与之相伴相守。没有墓碑，没有供桌，没有香案，没有焚纸池，没有标记。我的心境不免有些悲凉。多少有点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亲人的坟茔上已经长满了萋萋的芳草。那茂密挺拔的芳草，显示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我最后一次同母亲见面，是一九六二年的早春。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加“人祸”）的梦魇中走出来。在那些年月里，亲人们发生的变故是不堪回首的。伯父和我的堂姐一家两口，死于饥馑。我的三妹，因饥饿晕坠在大便池里。我无意中把这些遭遇说给同事们听而被告密者检举，因而在一九六一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党内重点批判和检讨。困难时期总算过去了，我请三妹陪同一生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来京，与我这个分别多年的儿子相处数日。在寒风料峭中，我和母亲在颐和园的排云

殿前留下了一张合影。那是我们母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是母亲平生头一次照相。此后的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她便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远去了。我少小离家在外读书、工作，甚至都没有机会问问母亲是哪一年出生的。离世的那一年，我想她应该是七十一岁。如今伫立在父母的坟前，那张斑驳的照片上母亲的样子，一直停留在我的脑际，许多往事也一幕幕在眼前闪现。

伯父和父亲两兄弟很早就分家单过。年轻的父母拉扯着我的姐姐、二妹和我三个孩子，来到南菜园里一间看园子住的简易房子里，从此踏上了独立的谋生之旅。盖一栋新的住屋，便成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事。到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决定盖一口三间坐北朝南、外墙砖熟皮、内墙干打垒、麦秸盖顶的北房。除了种庄稼、侍弄菜园、养活一个大牲口等一应农活外，开始陆续买砖、备料、拉土方、运沙子，准备建房的材料。经过几年的操劳，终于万事俱备了。盖房造屋是农家的大事，同一支系的，都过来帮忙。东邻西舍帮忙，工钱是不给的，白面饽饽、白菜豆腐这等吃食，却要供应充足。母亲跑前跑后，一人包揽起所有木匠、泥瓦匠和泥递砖的小工及全家的伙食。清早天麻麻亮就起身，磨豆腐，蒸馍馍，摊煎饼，谁不赞叹我母亲的利索和干练？真称得上是个顶起半边天的女强人。我回乡的时候，那三间见证历史风雨的房子还在，族人们聚在一起，在房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更没有什么玩具，充其量就是追跑打闹，玩捉迷藏算是高级游戏。有一次，同学们课间操捉迷藏，我成了孩子头，藏进土围墙脚下的一个秫秸垛里。小伙伴们发现了，疯了一样来捉拿我，在躲闪之中，一根被折断了的小树杈子扎进了我的耳朵眼里。我痛得难以忍受，鲜血随即从耳朵眼里涌出来。吓坏了的伙伴们，把我连推带拉地弄到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年轻的老师也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觉得无法面对我的家长。那时，农村里没有卫生所，他便顺手从自己的面粉缸里抓了一把面粉，迅速堵在我的耳朵里，想先把血止住再说，快快把我送回家去。母亲看到宝贝儿子这般模样，虽然吓傻了，却没有责难老师。农村的孩子生命力强呀，过了一些日子，我的耳朵里结了疤，母亲开始自己为我处理。她把我的头歪压在怀里，对着阳光，拿一根做衣服用的钢针，把我耳孔里的那一层层一团团的血痂，一针一针地挑出来。她还挑出来一小块木楔子，拿给我看了看。我的耳伤竟然不治而愈了。回想起来真是奇迹！树杈子事故使我在少小年纪上成了半个聋子，右耳听不见了。母亲为儿子的失聪倍感伤心，但她